

主编 / 季羨林



终身大事

萧乾 •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终身大事

萧乾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羨林,谷向阳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3
ISBN 7-80606-247-5

I. 20… II. ①季…②谷…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28483 号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终身大事 萧乾 著

责任编辑:王保华

封面设计:龙震海

开本:787×1092毫米

32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年3月1版第1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1-30000套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100册

定价:998.00元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 策 划:王保华

目 录

作者小传	(1)
殇	(3)
叹息的船	(8)
朦胧的敬慕	(14)
雁荡行	(17)
矛盾交响曲	(39)
负笈剑桥	(45)
初冬过三峡	(60)
致巴金	(66)
终身大事	(71)
“文革”杂忆	(88)
八十自省	(101)
关于死的反思	(110)
看待二十一世纪中国	(117)
誓言	(120)

作者小传

【萧乾】（1910～1999）祖籍黑龙江省兴安岭，出生于北京，蒙族。自幼半工半读。30年代初在北新书局当学徒时开始接触文学。1928年冬到汕头任中学国文教员。1933年在《大公报·文艺》发表第一篇小说《蚕》又在《水星》、《国闻周报》陆续发表作品。1935年燕京大学毕业后，先后主编津沪港等地的《大公报·文艺》兼任旅行记者。1939年至1942年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任《大公报》驻英记者。1942年至1944年为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研究生。1944年后任《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战地记者。1946年至1948年负责上海《大公报》国际社评兼复旦大学教授。1948年参加香港《大公报》起义并协助编译英文刊物《中国文摘》。1949年任《人民中国》（英文）副总编辑。后曾在《译文》、《文艺报》、《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工作。作品有短篇小说《篱下集》等四部和长篇小说《梦之谷》。萧乾是一边搞创作、一边当记者的作家，写了很多散文特写。有散文集《小树叶》（1935）《珍珠米》（1946），特写集《见闻》（1939）、《南德的暮秋》（1946）、《人生采访》（1947）、《土地回老家》

(1951)。1979年复出后又有《美国点滴》《在康奈尔校园里》等一系列特写新作。他的特写大都为社会性题材，以“鲜活、实在、亲切动人”为特色。

殇

那是一个夏天，当北平热得快冒了烟儿的时候，我同一位在铁路上办事的朋友偷乘了他的运货车，到塞外“避暑”去了。年月虽然已很久，我还记得这事。每当我想起那番旅行的时候，心里便充满许多愉快的沁凉的记忆，但我也忘记不了一个很小但是很惨的悲剧，主人翁是一家兔子的老小。

离我住的地方约十里便是一座蒙古村庄。多少次我好奇地想去看看。遥遥望着山麓下那片土房，我怀了许多原始的梦。但朋友却劝止我莫去，说那里的蒙古人虽离铁道极近，因不与汉人杂居，始终还没有同化，只身去那样言语不通的陌生地方是不大妥当的。

我急得难捱，然而却又不肯冒险。

终于，一个雨后的下午，我有了个机会。一个相识的通蒙语的轿车夫答应带我去，而且，他还准许我跨在他的车沿上。

立在篱笆门外，第一眼我看到的是挂了许多蒙文符咒纸条的屋檐下一只个子大模样的凶狗。尽管它的身子已为铁链锁着，也还对我们猎猎地吠着。

经过一番询问后，我们被让进去坐了。我是怀了不少担心的。招待我们的是一对中年夫妇，异于以“娇羞”为淑德的汉族女人，那个蒙古妇人是睁了大大的黑亮眼睛微笑地为我们倒茶，端奶饼。我留心到她那红润的健康肤色——在塞外那几乎是我仅见的带不带鸦片暗影的肤色。

借了那个轿车夫的通译，我们谈了许久话。他告诉我牲畜繁殖的话，蒙人怎样打官司，和他们如何由萨拉旗东迁到这里。我们谈得算是很投契。看看天色不早，我们便起身告辞。

走下石阶，忽然一个雪白的影子由我脚前蹿过。我本能地赶忙追上去，白影子却在屋角消失了。

爱好活物的我，可兴奋了。我赶了过去，随着，同伴和蒙古主人也跟过来。

啊，一段用秫秸缠的短短围墙里，盘踞着五六只白兔子，石榴籽般红而圆的眼，瞥见我们，一瞬便钻进地上砌好的窟窿里去了。

“喜欢这个？”主人甩着长袖，笑嘻嘻地问我。

蒙古人是一个古怪的民族。当他们怀疑你的时候，戒备是森严的。但当你获得他的友谊后，他永把捧给你所喜欢的视为责任。就这样，他掀开了兔窟的木板盖。

啊，多么热闹的一个小社会呵，我简直数不过来了，只看见一片黑白光润的皮毛，一对对灯笼似的眼睛。

“喜欢哪只，你？”主人要我随便指。

自然，我挑了一只肥大雪白的。

没料到，放在蒲包里的却是十只了。他临走时嘱咐

我说：白的是父亲，黑的是母亲。它们这一窝八只宝宝才落生一个月，眼睛还没睁开。他反覆地叫那轿车夫叮嘱我：叫它们自己睁眼，千万掰不得。

于是，抱了那沉甸甸的一包，我带着莫大的感激向慷慨的主人告辞了。

一路上，我高兴得把搭在车沿上的腿如吊桶似地那么甩来甩去。我时刻侧耳倾听蒲包里吱吱的细锐叫声。好亲热的一团哪！

到家我把它安插在我那木板床下面。附近天天和我玩耍的孩子们都闻风络绎跑来了。那么些颗跳动的心围着一对羞怯的夫妻，和八位阖眼酣睡的娃娃，咿咿吮着奶头。

“小兔兔，怎么不睁眼啊？”一个微麻的孩子问。

我即刻推开了他伸出来的手，厉声告诉他动不得的。

为了安全，我并且即刻将蒲包藏回床底下去了。

可恶的麻皮，当我出去洗手的工夫，他又拽出蒲包来看了，我一踏进门槛，看见他正在摸着一只小兔子的眼目青。

“放手！”我大声喊着，我气得恨不吃了他。从那以后，我不敢离房了，一直守到天黑。

事情是第二天早晨才发见的。

当同住的朋友起床嗽口的时候，他嚷着扑向依然蜷卧着的我。

“糟了，台阶上有一只小兔的尸首！”

我赶忙起来，一面骂着狐狸，黄鼠狼，一面心下盼

着只是“一只”。

啊，何止台阶上啊，桌底下便有三四只，床脚也还有呢，血渍一直染红了我的鞋面。

我吓得快哭出声来了。是什么猛兽，在我睡着的时候，干下这等残忍的事呢？我检视着那血肉狼藉的小小尸身，不再吱吱，不再啞啞，却僵寂得如一片枯树叶，一块瓦片，只是血渍弄得比那些都更难看些罢了。

我为一腔悔恨僵成了一块木头。

忽然，一个更重的拳头向我胸口打来。我急忙蹿进房里，我记起“尸亲”的老兔来了，我预料那猛兽一定也饶不了它们。

没有。它们却安然无恙地活在那蒲包里，只是，那雪白的皮毛上已染了紫红的血渍。最不忍看的，是那如同“血口”一般的嘴了。

当我收拾地上的小尸身预备埋葬的时候，那个轿车夫来了。他看见了血渍。我辜负他满腔的欢喜，我噙着泪告诉他事情的经过。

他忙跑到床下去看老兔，回过身来，摇着头说：

“你不该触它们的眼睛啊！”

我着急地抗议说：

“我没动，我没动，麻皮造的孽！”

“无论谁干的吧，反正，”轿车夫皱着眉说，“小兔子是老兔吃掉的。它们最忌讳有人用不洁的手弄它们孩子的眼睛，只要触到了，它们便宁可把孩子吃掉。”

“兔子比人还有气节啊！”他这样叹着气似的哀掉，

叹息的船

船靠了九江码头，我登岸发了个明信片给介绍我搭这条船的朋友说：“好一条新船，竟还不满周岁。马达响声清朗得充满了青春的脉息，通身见不到一丝锈渍。跨在江上，真是一匹不让人的健驴，简直该留来作海上结婚用！”

也许这信不该写。船过牯岭时，天际原有灰云凝成乌黑了。那一夜，江面布满了白雾，和谐疾迅的水上进行曲戛然打断，船泊在江心。可怜鹤立船头那个敲钟手，为了避免撞船的惨剧，他当地地一直敲了两个钟头。

（尖锐的钟声也穿不透江上苍茫浓厚的雾。）

黎明驱开了雾，雨又追踪而至了。于是，江面卷起了一排排白牙齿，挟着飓风，向船身气势汹汹地扑来。拥来的白牙齿却皆为这匹健驴的蹄子踏成泡沫。我正骄傲小高楼上那个固执的船主逆着暴力悍然前进呢，突然船搁了浅，飓风缴了舵手的械，褫夺了他驾驭的本领。又是在半夜，狂风呼呼在江面疾步，似要率领波涛趁黑造反。

今早醒来，船已如一倦兽，喘嘘着瘫卧在江边了。沙粒牢牢抓住船尾。一匹健驴，不错，然而如今四蹄已为人捆起了。它尽管沙哑地嘶叫，却翻不得身，伸不成

腿，同情它的只有两岸山岭原封送还的回响！

它终于放弃了翻身的挣扎抛了锚。但是飓风呢，并没有收束的打算，沉重的雨脚落在甲板上。那一排排的黑牙齿也仍在不容情地咬着船身。呼呼的风声里似夹杂着狰狞的冷笑：“叫你跑！这下往哪儿跑！”

适才我扶着船栏，顺着风向，想探试一下飓风的淫威。呃，这个恶霸！它哪里答应。它咆哮，它摇撼，简直非把我抓到它血口里才甘休。我隐身在船头一只黄色通气管的后面（头发早已蓬乱不堪），环顾四方，我为那孤丁形势而战栗了。不是昨天的事吗，记得船过鼓泽县址时，我还对着那两座蟹脚山风雅地默诵着陶渊明的诗。小孤山多么像一个大力士的臂肘啊，上面生满了蓬蓬的汗毛。那时我还悠闲地为它拍照呢，如今自由失了，这趣味当然也不存在。迎面是一个毁灭的威胁。

这时候，甲板上再见不到抽烟散步的中年绅士或披发的青年浪漫诗人了。（船里正响着哗啦啦骨牌相碰声。怕风浪的他们却正在玩着“东风”、“北风”哩！）我勒紧了破外套的领口，顶着风，向船头移步。船头正有七八个水手在搬动着一盘直径足有半尺的粗绳，是为拖救时用的。暴躁的风在他们单薄的衣襟里穿梭，雨脚也乘势在他们脊梁上乱踩。他们吃力地咧着嘴（风又趁势钻进他们的口腔，直达五脏），低哼着一种悲凄得近于叹息的调子，手不停歇地操作着。风吹动着桅杆上面的旗子啪啪作响，如劈干柴，一个水手这时正爬上桅杆，挣扎着挑起一具黑饼形的求救信号。

飓风对于从事脱险工作的人自是忌恨的啊！它不惜用冰凉的笞条鞭打他们，然而这些人为了确保全船的生存，一直在爬上搬下，在狂风里蠕动着，如一簇不识寒冷的生物。

我退入舱门。黑黑过道里就拥挤地躺了一堆统舱客，为了飓风太凶，被子过于单薄，都狼狈地逃到这个角落里避风。孩子饿了就知道往妇人怀里钻，男人嘴里永远吧哒着那袋不亮也不灭的叶子烟。他们的家当不多：一条合用的破棉被，一只塞满了陈旧炊具的木箱。这一切皆跟随了他们若干年，如今也全在身边。守着舱口外的飓风，他们只是轻微地叹息着。船走，他们也享不到大餐间的福；沉了，就算结束了这不幸的生命。船除了载运他们，另外没什么惠施，他们对船也就没有什么感情。他们蜷曲在黑魑魑的角落里，静候着命运的发落。船动时，庆祝会也没他们的份，救生船系得离他们是太远太远了，他们也不作非分的痴梦。

穿过了这不幸的一群，我闯进了官舱的餐厅。除了洋舱外，这是最阔气的地方了。餐厅四角的电扇为布厚厚地包起，应景的是温热的暖气。靠窗的一张写字台上伸着两棵粗壮的仙人掌。四张圆桌上皆有细嫩的手往来抓摸。船上几位西装青年玩起扑克了，靠门的那桌是由沙市上来的乘客，哗啦啦地叉起麻雀。一个极懂眼色的白衣茶房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随时笑眯眯地递上一条热腾腾的毛巾。

窗口外，飓风呼呼地逡巡着。寒冷虽碰不到他们，那一排排的白牙是看得见的。看见那个，他们心烦了。记起

大江那端有人怎样翘候，算算船的愆期将使他们的生意受到怎样的损失，忧愁涌上他们心头，泛滥到脸上了。乘着他们叹息，茶房有意夸大其词地说匪窝离这儿多么近，“红军”如何杀起人来不留情的话了。即刻，桌上伸抓着的手指松下了牌，恐怖扫过那些张肥胖和尖瘦的脸。

“老爷，就开开心吧，反正也没有办法！”一个时装却戴了碧玉坠子的妇人娇滴滴地说。于是，手指又摸到麻雀牌了，杂着牌声，是莫可奈何的叹息。

甲板上有了一片嘈杂的响声，乘客们向船头蜂拥了。（热情的甚而扬起手巾，跳跃着，互相安慰着：上海是到成了。）那么些双眼睛全向远处了望，一只黑烟囱变得庞大了。那小高楼上即刻发出求救的灯语，一明一灭着，有如乞儿的泪珠。甲板上的人们也真地就用那心情等待这救命星。

那条船只还了一个灯语，一个我们完全不懂的暗号。然而我们却一厢情愿地认为它是在表示：“等着吧，我会来救你们！”我们等，走近了，却是条美国兵舰。我们又有了新的希望了：如果拖救不力，这只有那么些炮口枪眼的船不是可以泊在附近，保护我们度过可怕的今夜吗？船开得很近了，我们便希望它停下来。

多么失望啊，它一点也没减速！它竟擦着肩，笔直向下游开去了。

到这时，搭客们才记起了寒冷。他们愤恨地骂着，又踉跄地退回舱里。

傍晚，当大家正心惊胆战的时候，江上起了一声啸

叫。一条船在苍茫暮色里向我们驶来了。昏暗中，它桅杆上那盏红灯牢牢抓住大家的心，成为众望的焦点了。了望小高楼上又打起一明一灭的灯语了，两三个水手还爬到桅杆上挂起求救的旗子。仰起了头，大家把希望寄托给那飘在空中的符号。

船老远便连连还着灯语，由那一亮一暗中，我们直是看到了善者一对慈祥的眼睛。我们感激得说不出话，连三岁娃娃也懂得向江上招手。

终于船走近了，由烟囱判明了是条英国商船，稳健而大方地向这方驶来。船头激越着白的泡沫，那好像是热诚的标记。甲板上穿西装的即刻卖弄起历史知识，夸奖起盎格鲁萨克逊民族过去的仗义来。

船员这时可忙了：水手们又高高系起一面白地红道的乞救旗，两个穿洁白制服的二副，一个站在货舱顶盖上用望远镜端详起这条友船的雄姿，另一个立在船头，迎风挥着求救旗子。满船都充满了热烈的生存希望。

粗大绳缆搬到船头了。救生船也奉命准备落下，载运绳缆到援船上去。商船走近了：灿烂的灯光，甲板上立着许多人，遥遥看着我们。热情的人们啊，他们招手，挥动手绢，甚而同情地呼叫。然而船却驶得越来越远。

“它也许拣顺风的地方停吧？”

“靠太近也不妥当。”

甲板上待救的人们还这样借原谅别人来安慰自己呢。那“援”船竟径自开向下游，稳当而且大方，如一有教养的绅士。随走却还闪着那秋波似的灯语。好像在说：